

苏乞儿真的当过武状元吗

熟悉周星驰电影的人，大多看过他主演的《武状元苏乞儿》，许多观众觉得，其中虽有夸张、搞笑成分，但基本事实应该不错，毕竟清代确有一名广州将军姓苏察哈尔，与苏乞儿同姓。事实上，《武状元苏乞儿》属艺术创作，不必苛求一定要有历史根据。证诸史料，找不到苏乞儿此人。

传说苏乞儿生于富家，本是满洲公子哥，真名苏察哈尔灿，曾考中武状元，后因罪被除名，加入丐帮，成为了头目，后来位列广东武术界的所谓“十虎”之一。

此说漏洞比较多。

首先，苏察哈尔灿不是满洲名，而是蒙古名，应写作苏·察哈尔·灿。

察哈尔是姓，出自成吉思汗家族。蒙古庶子有改姓之俗，即在姓上别冠它字，而苏·察哈尔则是察哈尔后裔居苏州的支脉。在传说中，苏察哈尔灿的父亲是广州将军。广州将军在清代是一品衔，历任广州将军中，只有嘉庆十八年(1813 年)、嘉庆二十三年(1818 年)是由蒙古镶白旗人出任的，即苏·察哈尔·本智。如果说苏乞儿是苏·察哈尔·本智的儿子，则时间上与“广州十虎”的活动时间不符。其次，苏乞儿不可能想参加武状元考试就参加。

清代武举考试非常严格，共分四级，即童试、乡试、会试和殿试，必须逐级向上。即使是童试，也不大容易过关，必须能拉 8 力以上的弓(约合今 80 磅)、举 200 斤以上的石头和舞动 60 斤以上的刀。

需要注意，清代射箭采用的是中

国弓开弓法，即用大拇指拉弦，这个难度要大得多。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所谓地中海开弓法，即四指拉弦，这种开弓法不适合反曲弓，更适合欧洲直拉弓。使用地中海开弓法拉中国弓，不仅射不准，而且射不出力量来。此外，清代的斤比今天的斤要重。综合以上情况，可知不是从小练起，练 10 年以上，是很难通过童试的。

童试过关后，3 年后可参加乡试，过关后，再参加下一届会试。这样加起来，至少需要 6 年。

其三，文盲不可能通过武举考试。

在传说中，苏乞儿是个文盲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确实，清代武举不重文章，但也分内场、外场，先考外场，就是武艺，武艺过关后，才能参加内场考试。

即使只参加外场考试，考试前也要写好自己的名字，将祖宗三代姓名写上。考中，官方会要求他重新填写一遍，好比对笔迹，防止有人冒充。

所以，不会写字根本就没有参加外场比赛的资格，而外场过关后，内场才是决定排名的关键。文盲绝不可能成为武状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从科举史料中找不到苏察哈尔灿的名字。清朝共举行

了 109 次武举，产生了 109 个武状元，其中并无苏察哈尔灿。在《武状元苏乞儿》中，称僧格林沁主考，这显然不可能，因僧格林沁从没参与过这类工作。可能是在香港电影中，僧格林沁已被符号化，一提大官人们就会想到他，所以把他安排成主考官。

在电影中，说苏察哈尔灿被褫夺武状元头衔，这也是戏说。清代只有徐开业一人曾被剥夺武状元头衔，因他在皇帝宣布成绩时迟到，清代仅此一例。

当然，史籍覆盖面较小，难免会遗漏一些人。也许历史上确有苏乞儿其人，只是他的故事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有趣。

(本文主要内容引自《北京地方志·故宫志》)



书撷英

为什么人们爱看宫斗剧

从《金枝欲孽》《甄嬛传》到《延禧攻略》，以及近期的《如懿传》，宫斗剧就像永不过时的时尚符号，让观众一次次吐槽，却又一次次虔诚地坐在电视机前。从心理学的角度，也许我们能通过宫斗剧引人入胜之处，进而看见自己在观影的过程中，展现了什么样的特质与想法。

宫斗剧的背景首先是皇宫，里面的亲王、妃子各个身着华服，住在华丽的宫室之中，从简单的洗漱到吃饭、睡觉，每一样都透着高贵与精致。这和一般民众为生活所苦，花几块买菜钱都要锱铢必较的生活景况相去甚远。

宫廷生活和普通人日常之间压倒性的差距，反而使人能够放下比较的得失心，怀着纯粹欣赏的心态去观赏。相反的，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情，反而容易引起人的比较心理，激发不快。所以人们爱看宫斗剧，是因为能通过距离，得到审美的快乐，舒缓现实生活带来的种种负面情绪。

宫斗剧的要素，除了宫廷就是人际之间的权谋、尔虞我

生活新知

诈的

政治角力。

当年《金枝欲孽》

的海报台词“宫廷内，是

非地，斗争不断”，但下面才是

重点，“道尽人情冷暖”。每个人都可以

在剧中的某个角色身上看见自己，或是看见某个影响我们生命的人，这样

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被带入，深深入戏。好比在《延禧攻略》中，有人能在富

察皇后身上，看见自己故去母亲的影子，回想起曾经受过的那些关怀。所以在皇后受难后，更容易与角色同仇敌

忾，希望在戏剧中看见害死皇后的人受到惩罚。

观看宫斗剧，也激发了我们活出

真我的冲动，使自我某些长期压抑的

欲求在看剧中得到满足。比如女主角

魏璎珞想法正派、性格泼辣、怼天怼地，同时兼具智慧和能力，可以在群体

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这样的“大女主”很迎合现代观众的心理，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

年轻市民，因为生活得过于压抑，从小接受的又是市场化、个性化的教育，他们内心的“怼劲儿”很强，而魏璎珞就

代替他们弥补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

欠缺。

过程再激烈再狗血的宫斗剧，最终

的结局也得让所有人的角色各有归宿。观众欣赏了一段艺术表演，同时在移情的过程中，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。

每次观影都像一段心理疗愈的过程，

伴随一部剧的结束，仿佛完成了一趟

心灵之旅。

(选自《科技日报》)

闲话书事

殊主题，用“剪报+专业点评”

的手法，通过对 2000 多张近 30 年

该主题下的新闻报纸剪报中，挑选出的

200 多份特殊角度的新闻报道为依据，加

上作者对国家政府的执政理念的精准理

解和评论，若干年后，若是谁要想全面详

尽真实地了解这个主题在这期间的真相

史料，除了这本书，还有谁能更清楚更全

面地还原这段历史呢？

(选自《北京晨报》)

2017

年的岁末，我去北京拜访老师王力先生。这位曾被称为“中国公关第一人”的创新思维学者，当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要比时下的罗胖、吴晓波大很多。亚细亚现象、亚都现象、联想、瀛海威、伊利、蒙牛……反正，当年红火企业都有他台前幕后的身影。67 岁的老先生，后来淡出经济领域，开始从事政府智库，家人对他 30 多年的职业生涯总结是：“前半程很会做挣钱的事，后半程很会做不挣钱的事。”

王力老师提醒我，在读书的同时，千万不要忽视了读报。随即老师展示了他多年来整理有序 10 万份不同主题的报纸剪报资料库。感叹之余，突然发现老师即将截稿的新作《厕所革命》，出于职业习惯，我一屁股坐下去就起不来了。

后来，也就有了我与老师就《厕所革命——“老剪报”继往开来话短长》(王力著，人民出版社出版)一书的反复交流与合作，包括向老师提供西安“三大革命”

之厕所革

命的举措内容及原报，其中有关“西安世界厕所工作大会”的相关报道引起老师格外关注。

该书首发之前，7 月初，我曾访问美国和日本，临行前，我从老师手里拿到两本样书。为了这两本非正式数码书，人民出版社责编雅谊先生日夜加班，紧赶慢赶，最后一刻终于成书，而我本来应从上海出发，却专程从西安乘高铁到北京，拿到书后连夜再奔赴上海集合。路上，我用 15 个小时仔细阅读了全书。抵达日本，我专程拜访日本公共厕所专家木村朝映先生，把其中一本样书作为特殊礼物送给了他。不久，木村先生发来回复：“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，它具有强烈的大爱，对厕所作系统研究调查，让我感受到作者对推动‘厕所革命’的执著精神。从而

《厕所革命》背后的那些事

也鼓舞了我，坚信这部专著，将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读者的教科书。”

老师离开西安前，我特意来到宾馆与老师彻夜长谈，其中特别表述了我的想法，虽然够不上“一家之言”，但实属肺腑之言：

厕所革命这个主题，狭小却宏大，说它小，那是真的小，说它大，那是真的大。书若用当下视角去审视阅读，无论你给予怎样高的评价，都会低估这本书的价值，因为它是一部全面反映这个主题的史书！完全可以站在未来 30 年乃至更远的时间去想象它，面对厕所革命这个特

